

全
華
叢
書

全華叢書

事用副朕誠敬之意而感通于神明焉

殿中侍御史除刑部尙書誥

中書設屬具分六職之嚴司寇佐王夙掌五刑之禁
蓋將因法以輔政故必爲官而擇人非稔其良疇膺
厥選具官公平濟物敏健兼人練習憲章旁通乎吏
事本原經術不泥於法家久聯朝著之榮進副臺端
之重宣明國典糾肅官常簪筆而立赤墀盡言無避
橫榻而專白簡守正不阿顓節槩之甚優豈褒嘉之
可後往遷班於憲部庸率屬於秋官尙推恤刑之心

罔攸兼于庶獄肆體好生之德使不犯於有司毋冒
恩華益圖慎飭

禮部尚書除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
同知經筵事兼國子祭酒誥

自昔翰苑之重職專代言至於執筆史館勸講經緯
典教胄監兼眾職以備文儒之任則今日之制爲然
蓋命令以播四方紀述以信百世道術以迪一人學
業以造多士教化之本於是乎繫自非學推聖祕才
擅國華器識優而德履懋者莫宜稱茲選詢諸在列

爰得其人具官沈潛六經蒐獵百氏淵源之學崇論
服乎縉紳制度之文大冊傳于朝野風猷績用鬱爲
峻龐遂長春官任我宗伯禮文修舉粲然可觀良嘉
素能更晉華序肆予命爾鑾坡掌制龜廈談經紬金
匱之書典虎闡之教文儒之任備于厥身尙克欽承
茂莛所蘊以稱朕寵褒之命

代國史院進后妃功臣列傳表

聖君致治資內外以成功信史備言究始終而紀實
恭陳簡冊冒徹冕旒中謝竊考詩書之編載覩商周

之迹關睢麟趾首形后壺之賢川楫羹梅咸賴臣鄰
之正順坤陰以施教協文武以成能肆大業之肇興
聿丕基之永固使內外之功不建則帝王之治何觀
洪惟我朝翼邁前古天立厥配正始之化夙彰王釐
爾成致主之忠並懋爰卽繼文之代用刊傳信之書
維祖宗實錄之具完獨臣后本編之猶闕粵自大德
丙午之歲逮今至正戊子之年屢庀攸司特嚴直筆
乃懿範徽猷之放失及駿勳偉績之網羅迄爲全書
足裨正史皇明潤色乎鴻憲追典謨誥命之餘體制

取法於舊規配紀傳表志之列於斯爲盛莫之與京
此蓋伏遇表正萬邦首出庶物明德以親九族宏推
雍穆之風正心以率百官祇迓隆平之運永念造家
之不易是圖垂統於無窮述作相因古今共貫臣等
粗殫忠赤甫就汗青敢私褒貶之權姑謹事辭之載
昭玉冊鍊書之盛美勒成一家廣金匱石室之祕藏
貽諸百世

代佛郎國進天馬表

乾龍在御適觀至治之期天馬來廷謹效遐方之貢

敢殫舟車之重譯恭伸臣妾之微誠

中謝

竊以榮水

負圖曾見羲皇之世渥洼毓秀載聞漢帝之時必有
聖明庶膺嘉貺矧值重熙之運宜昭上瑞之符伏念
臣化外窮邦海濱僻壤種分彝裔遯居西域之西心
慕華風引領北辰之北豈登天之無路每就日以瞻
輝幸此名駒可充方物雖匪望雲之質亦稱絕地之
姿厯無草之流沙驅馳萬里備六飛之法駕警蹕九
重前鑾旗而後屬車觀玉臺而游閭闔儻沐至尊之
寵馭實增小節之榮光輒遣陪臣冒干典屬此蓋伏

遇恩加九有道合三無舞干羽于兩階誕敷文德執
玉帛者萬國共爲帝臣異區並獻於白狼休應嘗符
於朱鳳周邦來賀盡歸覆燾之中岐道有彝孰在要
荒之後臣禮慚輸貢意切戴盆大一統於輿圖永固
無爲之化協六律於樂府佇聞太乙之歌

漢太尉論七國檄

蓋聞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者春秋之誼爲非者天報
以殃太易之道也昔我高皇帝既定天下懲亡秦孤
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分二等之爵大封同姓侯者

百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而是時昆弟少諸子又
幼弱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
四十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凡以廣親
親之道固磐石之基也惟時諸王奄有民社固宜謹
守職約作漢藩輔不顯亦仕與漢室相久遠今吳王
濞乃稱首亂連諸國反豈漢顧有負於若等耶然當
先帝之封濞也心固疑其有反相嘗諭之曰漢後五
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
頓首謝不敢及濞就國乃遂招致天下亡命公卽山

鑄錢煮海爲鹽變亂法度復以太子故內懷怨望詐稱病不朝失藩臣禮於古法當誅有司數請其罪孝文皇帝寬容不忍因賜之几杖老不朝欲其改行爲善德至厚也今不圖改過自新益肆驕恣背德滅義壞先帝所建立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害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室家掘發邱隴爲虐暴甚而卬等又重逆無道毀宗廟鹵御物皆干國之紀其罪不容誅幕府欽

承皇帝制詔盡護諸將以大軍東向問罪七國惟爾
七國皆劉氏懿親先帝所建立而同姓一家之諭言
猶在耳縱不顧國家之法獨不念先帝之故畏其在
天之靈乎且七國反書以御史大夫鼂錯變更律令
侵削諸侯爲辭皇帝量比天地信如日月不愛一人
謝天下亦旣誅錯以昭至公而七國兵不罷以此觀
之意非徒欲誅錯明矣叛逆之罪上通于天今靈旗
東指所謂應兵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者也計七國之
地不能當漢十二顧乃糾合區區之眾而欲與大漢

爲敵譬猶履薄冰而待白日豈不殆哉如能解散前
惡以先帝子孫骨肉爲念請命降服者皆除其罪復
故其間豪傑有能擒斬渠魁倡眾來歸及所在士大
夫能慕義効忠戮力成功者封拜之科厥有令甲夫
逆之與順禍之與福其趨不同判若白黑爲逆而甘
於屠戮孰與爲順而受福功名富貴保於永世者乎
禍福之原唯人所召毋狐疑猶豫爲知幾者所姍笑
檄到其善詳所處書不盡意

漢伏波將軍諭南粵檄

蓋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惟大漢隆興兼至八荒
威靈所被罔不臣妾陛下卽位厥旣存撫天下輯安
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從事于蠻彝是故有司臨境而
東甌請服閩王伏辜大將軍秉鉞單于奔幕驃騎抗
旌昆邪左衽自古所未能攝正朔不及其俗者莫
不跼膝受事稽首來享甘心而內附惟南粵在服嶺
南本南海地趙佗故越吏秦滅天下亂佗輒擅據其
地自立爲王高皇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
不誅因而王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爲外臣及

高后時南粵以我隔絕器物爲辭乃自尊號爲帝稱
制與中國侔高后怒削去南粵籍遣兵擊之會國有
大故兵罷孝文皇帝務以德懷柔四彝爲佗親冢在
眞定置守邑其從昆弟咸尊官厚賜寵之而遣使諭
盛德焉佗恐頓首謝願奉詔長爲藩奉貢職自削其
帝制通使如故然聞其居國竊如故號特使天子時
稱王朝命如諸侯而已天子寬容掩覆瑕疵亦置不
問陛下建元之四年佗孫胡嗣爲王而東粵侵其邊
邑胡不敢擅興兵上書天子請命天子多南粵義守

職約爲興兵未至而東粵平胡感漢德且約入見天子已而背約不入見而遣子嬰齊入宿衛胡死嬰齊歸國立擅殺生自恣無道天子數使使者風諭亦竟負恩不復見天子及其子興繼立乃與母后謀求內屬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天子許之賜其相呂嘉印除其故重刑用漢法諸使者留鎮撫之則是大漢始終嘉惠于南粵者甚厚爲南粵計其將何以報漢德乎頃者其王王太后能念漢恩不可負如約將人朝獨呂嘉久執國柄威福自專顧以內屬爲非利

於是天子遣兵及其境問罪遂以反聞弑其王王太后盡殺漢使者連蒼梧兵拒漢逆天悖道厥罪不可赦陛下赫然怒是用命將出師將盡誅夷之而郡縣其地雖其地方萬里廣袤有犀象翡翠玳瑁諸奇產然以我大漢之強盛得其地不足以加大得其財不以爲富徒以其罪稔惡貫義所當誅用宏混一之盛震耀我大漢威命於無垠幕府今受天子詔分命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出豫章下須水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下瀨將軍下蒼梧馳義侯發